



魔术师VS女祭司，命运之轮VS末日审判

塔罗牌诡话

蓝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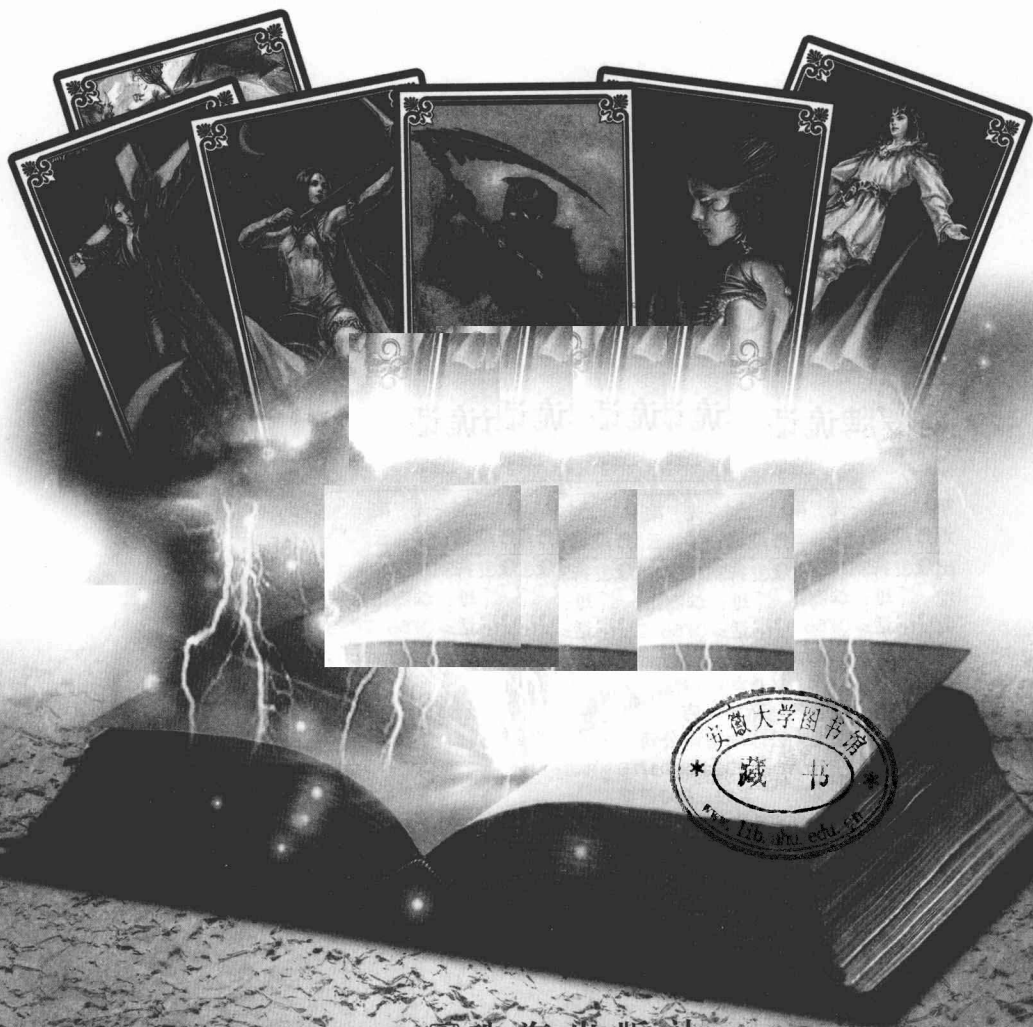


 珠海出版社

异 度 空 间

塔罗牌诡话

蓝泽◎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塔罗牌诡话/蓝泽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0. 6
(444异度空间·第15辑)

ISBN 978-7-5453-0368-1

I. 塔… II. 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7338号

塔罗牌诡话

蓝泽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4.25 字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368-1

定 价: 69.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001/ 第一章	恋人 (The Lovers)
009/ 第二章	月亮 (The Moon)
019/ 第三章	塔 (The Tower)
029/ 第四章	隐者 (The hermit)
039/ 第五章	星星 (The Star)
051/ 第六章	倒吊男 (The Hanged Man)
061/ 第七章	魔术师 (The Magician)
073/ 第八章	世界 (The World)
085/ 第九章	命运之轮 (The Wheel of Fortune)
097/ 第十章	正义 (Justice)
107/ 第十一章	力量 (Strength)
119/ 第十二章	恶魔 (The Devil)
129/ 第十三章	皇帝 (The Emperort)
139/ 第十四章	节制 (Temperance)
149/ 第十五章	教皇 (The Hierophant)
159/ 第十六章	女皇 (The Empress)
169/ 第十七章	战车 (The Hierophant)
179/ 第十八章	太阳 (The Sun)
189/ 第十九章	死神 (Death)
199/ 第二十章	愚者 (The Fool)
209/ 第二十一章	女祭司 (The High Priestess)
219/ 第二十二章	审判 (Judgement)

目

录

第一章 恋人 (The Lovers)

恋人 (The Lovers), 6 号牌, 关键词: 敏感。

世间的爱情并非都是美满的, 恋人们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究竟谁对谁错, 其实说得清吗?

亚特兰中心是集旅游休闲、新闻中心、电视节目制作以及卫星传送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酒店。中心楼高十一层, 房间二千五百三十套。它位于首都西长安街复兴门段, 毗邻西客站、中央电视台、军事博物馆, 地处天子脚下, 交通便利。

此刻, 下一届的电视台广告招标正在亚特兰中心举行, 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云集于此, 说是豪门夜宴也并无过分之处。

杯影交错、纸醉金迷中, “标王”的争夺也拉开帷幕。

这是紧贴《新闻联播》后的第一块五秒的广告位, 从拍卖开始, 人们便频频举牌, 致使标价一路飞升。

突然, 一个身穿蓝色长裙、靓丽动人的女子站起身来, 举起了一亿

“一亿元第一次！”

“一亿元第二次！”

拍卖场只剩下林依高高举牌。

就在拍卖师起锤落锤之际，一个低沉的声音打破了会场的寂静。

“一亿两千万！”一个年轻的男子站了起来，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

其实自从他入场以来，场中的礼仪小姐都好奇地打量着他，不时还交头接耳几句：“他就是任氏集团的董事长？”

“好年轻，好帅啊。”

“难不成你想当灰姑娘，钓金龟婿？”

“我哪有这个福分！”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年轻的任董身上却散发着一股沧桑的味道，更带着一种无可奈何。

任董身边是一个一身白裙的女孩，大大的眼睛，也不喝酒，不和任何人应酬。她就像是仙女，为了深爱的人，才不得不踏入这灯红酒绿的俗世。

“仙女”看着任董，眼中是无尽的怜惜，而任董看着林依，眼中是比山还要高，比水还要深的痛苦。

黑道太子也看着任董，但是没人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表情。

林依没有看任董一眼，但她却看了“仙女”很久，眼神很不友好。现场有几个豪门女子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男人最容易被那些看上去纯洁清白的女孩子迷惑了。”

“现在的狐狸精都是清纯佳丽，跟小白羊似的。”

“那样的第三者杀伤力最大，如果真是花枝招展、风骚妖艳的就根本没啥可怕。”

他很瘦，但一点也不显老。

林易的双眼紧盯着电视，当他看到女儿以两亿的高价成为标王的时候，他的鼻子都要气歪了。半个小时后，他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操起床头的电话咆哮起来：“死丫头，你疯了！”

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林依已经坐在亚特兰中心总统套房的床上，她平静地说：“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乐观的。此次夺标，价格比我预想中的高出一倍，但我并不后悔。

“广告是创造名牌最重要的手段，与其把钱存在银行里，不如把钱存在广告上。电视台是垄断性的强势媒体，做广告就是搭顺风车，要借央视之势，扬林氏之名。

“而央视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是收视人数最多、收视率最稳定的节目。此段时间的广告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国家大事都是在此时段内公之于众，广告价格再高都物超所值。

“爸，我可以给您算一笔账，扣除广告公司的折扣，我们实际支付的广告费不过每月一千六百万元，但我们却将因此而成为央视最大的广告主。

“自古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我们不但可以按月付款，而且可以延期支付，先做广告后付款，有拖无欠，央视将变成我们集团的贷款银行，这真是捡来的便宜！何况，我们还能争取到华视大量的赠播广告，‘标王’效应带来的无形资产增值还没计算在内。”

“通篇歪理！”林易气呼呼地挂了电话。

但林易没想到女儿的“歪理”转眼变成了真理。

华视招标招出天价，成为所有大小新闻媒介第二天的头条，是被经济学家称之明年经济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仍将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明显信号。

任飞冷笑了一声，虽然他很想提议董事会把这个不怀好意的 CEO 踢出集团——周伟虽然运作着任氏，但说穿了，他就是个打工的，轮得着他这么气焰嚣张？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他堂堂董事长却连手下的雇员都对付不了！

“有几家经济公司已经准备组成融资财团来认购我们的股票。”周伟高调地开口了。

“你是指银行和那些保险公司？”任飞皱了皱眉头。

“没错。”周伟说。

“他们也派人参加董事会议了？”任飞又问。

“董事会成员目前还没变。”周伟很快地回了一句。

“证券公司也已经准备好了？”任飞问。

“你自己看着办吧。”周伟丝毫不给他面子，直接挂了电话。

看着窗外的男生女生撑着伞并肩而行，任飞摇了摇头。她的父亲是自己的杀父仇人，而她却骗了他这么久，现在终于暴露了，在他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她自然要先下手为强，先毁了任氏集团，然后再来一个“任氏集团董事长因无力偿还贷款而开枪自尽”，这可真是黑道白道相结合的完美故事，比起枪杀他爸爸那会儿要高明多了。

也许我死了，你都不会掉一滴眼泪，你依然会风风光光地嫁给你的黑道太子。他的确又英俊又有钱有势，不像我，背着一屁股债，爱上你等于是拉你下水，让你受苦。但女人，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任飞感到口中充满苦涩，伸出手一拳狠狠砸在窗玻璃上。

“哗！”玻璃窗碎裂一地，任飞的手上鲜血直流，但他却浑然不觉。

“喂，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损坏公物？”又矮又胖的图书管理员跑到了任飞面前。



任飞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扔在了地上：“不用找了。”然后转身离去。

“任飞！”一个穿着米色裙子的女孩奔过来，正是华视招标会上的“仙女”。

“晓夕。”任飞用力地抱住她，然后又突然放了手。

晓夕看着任飞：“我们回家吧。”

任飞摇了摇头；“我不回家，你先走好了。”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了。

晓夕看着任飞的背影，忽然泪流满面。他爱的人不是她，最简单的故事，最痛苦的说法，爱和不爱之间，来来回回，她可以不计一切地付出，但这不代表她不会伤心。

任飞漫无目的地走着，直到看见“恶魔迪吧”这四个字才停了下来，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第二章 月亮 (The Moon)

月亮 (The Moon), 18 号牌, 关键词: 不安。

突如其来的“父亲”、一笔莫名其妙的遗产以及接二连三的暗杀, 故事的开端就仿佛被卷入“月亮”所带来的诡异和不安中。

迪吧, 任飞要了一瓶烈性白兰地, 然后一杯接一杯倒进嘴里, 那苦涩辛辣的味道浸入他的身体, 让他心中的痛苦慢慢化解。

一个时尚的女孩子正温柔地看着他, 她很漂亮, 酒红色的头发高高盘起, 妩媚的眼睛, 性感的双唇, 略有些麦色的皮肤, 穿着黑色的无袖夹克, 脖子上还吊着皮带!

这些都还不够——最显眼的是她眼角边、颈上、肩上, 纹着的酒红色的玫瑰!

“帕里蒂丝!” 任飞惊呼了一声, “怎么会是你?” 是啊, 每当他失落痛苦的时候, 她都会给他一些帮助, 她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不会是我?” 帕里蒂丝笑了, “我是来跟任董说一些事情的。”

关于你父亲的死，也关于恐怖组织暗黑行会。”

任飞的酒马上醒了一半，他警觉地看着她：“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绝对不是个什么夜总会小姐！”

帕里蒂丝平静地说道：“我当然不是小姐。无论如何，根据目前的情报来看，林依一家都不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具体我以后跟你解释。总之凶手另有其人，而且，根据我们的线索，他在西部，因为他和西部的分裂组织‘黑汗’有关。”

任飞怔了一怔：“‘黑汗’是什么东西？”

帕里蒂丝缓缓介绍：“黑汗本来是指唐代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及河中部地区东部的喀喇汗王朝，信奉伊斯兰教，并不断向东方发动圣战。现在这个名称被一些自称是其后裔的恐怖分子借用了。”

任飞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睛一亮：“刚才……你说林依是无辜的？”

帕里蒂丝点点头。

怎么又变成了这样？任飞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这个时候，任飞的手机响了，接起来一听，是一个陌生的声音，那声音冷笑着说：“任董您好，现在，你的女朋友赵晓夕在我们手里，明天这个时候，我们想和你谈一笔生意，在‘鬼穴’见如何？还有，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他说完，电话里就传出了晓夕哭喊的声音：“任飞，不要听他们的，不要管我……” 随即，电话被挂断了。

任飞看着帕里蒂丝，他不知道该不该把一切都告诉她。

“什么事？”帕里蒂丝善意地问道。

“没，没什么。”任飞转身狂奔，他现在心里很乱。

冲出迪吧，任飞独自走在雨中，他想到了两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的时候，天空，也正下着雨。其实他知道，两年了，他依然是个

局外人，一个徘徊在人群外，顶着任董头衔的西部野小子。

朦胧中，他仿佛听到了晓夕的声音，像一把温柔的刀，轻轻划过他的灵魂。一种痛从身体里最深暗地方往上涌，一寸一寸。这种痛如生死相缠的恋人或魔鬼，至死方休！

是的，他对不起晓夕，虽然她已经成为了他的女朋友，但他知道，在帕里蒂丝告诉他“林依是无辜的”那一刻他有多兴奋——在完全不知道帕里蒂丝的话有多少真实性的情况下，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如果一切都是他误解了林依，那以后……他要不要把林依追回来？他爱林依，很爱很爱，现在依然如此，但晓夕怎么办？

伸手，接住点点的雨丝，任飞很迷茫。

这两年来各种早已经如烟而逝的经历，突然又像雪花片一样地汇聚起来，塞满了他的脑袋。

晓夕说：“当塔牌出现时，你要懂得如何好好反省自己。”

于是，任飞就这么伫立雨中，回忆起这两年来的一切……

两年前，他还是个不知道爸爸是谁的野孩子，正就读于西部边境克里木学院。他是计算机专业的大三学生，喜欢迟到，不爱干净，整天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喝凉水”的德性。

某一天，辅导员告诉他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带着一张遗嘱前来找他！

在办公室里和这个西装男会面之后，一切都变了，他不但有了爸爸，还成了任氏建筑集团的董事长！

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西装男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我带了一份你父亲的遗嘱抄本过来，你是他的遗产继承人。从今天起，整个任氏建筑集团的绝大部分股权都交到你的手里。”并出示了他的各种证件以及遗嘱抄本。



父亲？遗产？任氏建筑集团的股权？

听完这，任飞感到脑子里仿佛注了猪油一般混沌。这种事情完全超出了他最疯狂的想象力！

西装男有礼貌地向任飞伸出了手来：“我是你父亲的律师张克，很高兴见到你。”

无视任飞因惊愕而僵硬的手，张克继续道：“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任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股票卖掉。星期五在S城召开董事会议，你有责任出席。明天，我们就乘公司的专机出发。”

“那我的学业怎么办？”听到要离开克里木学院，任飞终于回过神来。

“转学入英华大学的手续我帮你办好了，也就是说，你将在S城开始你的新生活。”张克微微一笑。

这个死男人的笑容还真迷人，任飞虽然没有性取向上的问题，但也忍不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愣了几分钟后，摸着下巴问道：“我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

“当然知道，在你启程前，你也可以赶回家去和令堂告别。”张克神采飞扬地说。

“启程？你是说真的，真的要走？”任飞脱口而出，“等一下，我什么时候启程？”

“我重复一下，明天，是明天！”张克漫不经心地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

“你跟我一起回家去问问我妈妈。”任飞二话不说拉起张克就往家赶。克里木学院离任飞家并不远。

那是一间黑漆漆的、光怪陆离的公寓，挂满了诸如吸血鬼、女巫之类的图画。

当任飞带着张克走上阳台的时候，他的母亲——一个身材永远苗条

的女艺术家正在仔仔细细地创作一幅画。画面上有一个充满了魅惑的新月，血红色的，周围是白色的羽毛，纯洁得让人恐惧。

“飞飞，你是不是也觉得西部的月亮特别美丽？”任母静妃转过头来，面容妩媚，让人不由想到了一种叫猫的生物。

“不觉得。”任飞皱了皱眉，指着身后的张克问母亲是不是认识这个堪称“送钱天使”的大美男。

静妃平静地点点头：“我上午就见过他了，没有错。飞飞你不信的话可以看他的证件，他的确是你父亲的律师。”

“我看过了。”任飞苦笑了一下，“但你不是说我爸爸在我出生以前就死了？”

静妃走到任飞身边，把一双纤纤素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那是我骗你的！”

这时候，任飞突然感到耳边传来了一阵类似 The Alash 专辑《From Here To Eternity》之类的杂乱无章的朋克音乐……

太混乱了，世界疯了！

那一夜任飞无法入眠，他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总之我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我该怎么过以后的日子？难道真的是每天都数钱数到手抽筋，泡妞泡到人乏精？

想到这他跳起来，走进厨房，一下子吃下三个汉堡，然后又把它们全部都吐出来。末了，他再用妈妈精致的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雷奥维尔红酒，一饮而尽。

借着酒精的刺激，他的脑袋终于昏昏沉沉，就这么将就着在床上躺了一晚。

次日，一如既往，任飞揉着惺忪的睡眼起床，穿衣服，刷牙。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齐耳的乱发，棱角分明的脸，很久都没有洗的、尺寸